



卷五十二

寅戊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五十二
 內容分類 史 編年 通紀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編號 B1333100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秦簡公十二年。晉烈公止十七年。齊康公貸二年。楚

聲王五年。燕閔公二十一年。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趙烈王六年。韓景侯虔六年。皆始為侯。統舊國五

新大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士。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士。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No.

534

五
三

0 1 2 3 4 5 6 7 8 9 2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二

起甲辰唐僖宗中和四年六月盡丙辰唐昭宗乾寧三年凡十二年有奇

六月東川將吏斬楊師立以降詔以高仁厚為

節度使高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為書射城中道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為諸君緩

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如其不然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鄭君雄大呼於眾曰天子所誅者元

惡耳它人無預也眾大譟突入府師立自殺尚讓敗

黃巢于瑕丘賊黨斬巢以降尚讓追黃巢至瑕丘

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天平節度使朱瑄擊



秦宗權敗之

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有衆三萬。從父弟璠勇冠軍中。

朱全忠爲宗權所攻。勢甚窘。求救於秋。七月。時溥獻瑄。瑄遣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鄉。

黃巢首

時溥遣使獻黃巢首。并其姬妾。上御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爲從賊。其居

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

何地乎。上李克用表乞討朱全忠。詔諭解之。李

用還晉陽。大治甲兵。奉表自陳。爲朱全忠所圖。將佐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討之。朝廷

方務姑息。得表大恐。但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八表。稱全忠陰狡。禍賊異日必爲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

自帥本道兵討之。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知鄉

究。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

者。朝廷不復爲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受矣。范氏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

辨是非。枉直使人各當其所。物各安其分。而不相陵暴也。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克用不敢

專兵復讎。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爲天子者。詰其孰是孰非。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

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

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擅相攻伐。不復稟命。以天子不足訴也。書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

越厥志。刑罰者。所以爲天討也。八月。以李克用爲昭

義節度使

李克用請以其弟克脩鎮潞。從之。由是昭義分爲二。進李克用爵

爲隴西郡王。以王徽知京兆尹事。

上以長安宮室焚毀。

故久留蜀未歸。以徽為京。冬十一月。鹿晏弘據許

州。詔以為忠武節度使。晏弘之去河中也。王建韓

其衆與之俱。晏弘猜忍。衆心不附。田令孜順遣人誘之。

二建興張造帥衆數千奔行在。令牧養以為假子。拜諸

衛將軍。使各將其衆。號隨駕五都。又遣禁兵討晏弘。晏

弘棄興元。陷襄州。轉掠襄鄧。還據許州。自為留後。朝廷

不能討。因以田令孜殺內常侍曹知愨。初。宦者曹

略。黃巢陷長安。知愨集壯士據嵯峨山。數遣人變服。夜

入長安攻賊營。賊驚疑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

常侍。田令孜惡之。矯詔使邠寧節度使王行瑜襲殺之。

令孜由是益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時語。左

流而十二月。以陳巖為福建觀察使。初。黃巢轉

掠福建。建

州人陳巖。聚衆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觀察

使鄭鑑表以自代。巖為治有威惠。閩人安之。盜殺中

書令王鐸。鐸厚於奉養。徙義昌節度使。過魏州。侍妾

從訓。圍而殺之。掠其侍妾。彥禎以過盜聞。朝廷不能詰。

胡氏曰。鐸在相位。不明是非。同盧攜而沮鄭畋。信裴溘

而底宋威。一年之間。使賊大熾。及為都統。又不能式過

黃巢更生。劉漢宏一寇。然則謀議率刺。施置乖方。政之過

所殺多矣。曉而陷禍。豈以馮行襲為均州刺史。帥

特驕奢汰侈之罪哉。

孫喜聚衆數千人攻均州。刺史呂暉不知所為。都將

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

歸心。然公從卒大多。州人懼其剽掠。尚以為疑。不若

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為前道。告諭

無不服者矣。喜從之。既渡江。伏兵發。

行襲手擊喜斬之。詔以行襲為刺史。

光啓元年春正月詔招撫秦宗權

黃巢雖平宗權復熾寇掠

焚前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戾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為患詔招撫之車駕發成都○淮南叛將

張瓌據荆南郭禹據歸州

雷滿屢攻掠荆南淮南將張瓌韓師德高

據復岳二州荆南節度使陳儒請瓌攝行軍司馬使將兵擊雷滿瓌還兵逐儒而代之瓌性貪暴荆南舊將夷滅殆盡惡牙將郭禹慄悍欲殺之禹亡去襲王緒陷歸州據之禹成汭也因殺人之命更其姓名

汀漳二州

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二州兵

五千人獲汀漳轉掠江洪虔州三月車駕至京師

荆棘滿城狐兔縱橫上虜然不樂時朝廷號令所及惟河西山南劔南嶺南數十州而已秦宗權

僭號詔以時溥為行營都統討之○夏四月田

令孜自兼兩池權鹽使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又南牙

北司官共萬餘負而上供不至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先是安邑解縣兩池皆隸鹽鐵市和以來河

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舊制自兼兩池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論訴不已而

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驕傲重榮數責之匡祐脫歸勸令孜圖重榮乃徙重榮為秦寧節度使以王勳存代之

仍詔李克用以河東兵援慶存赴鎮重榮自以有復京

城功為令孜所擯不肯之兗州累表數令孜十罪令孜

結邠寧節度使朱玫屬翔節度使李可舉主銘寇易



定王處存擊破之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

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又河北唯義武尚屬朝廷可舉

等慮其害已約共滅而分之可舉遣其將李全忠攻易

州李全忠遣將攻無極盧龍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陷易

兵蒙羊皮襲盧州六月盧龍將李全忠殺李可舉而

龍軍復取易州

代之全忠既喪師恐獲罪還襲幽州秦宗權遣將

孫儒陷東都留守李罕之與儒相拒數月兵少食盡

去城中寂秋七月殺右補闕常濟

無雞犬

是非功過駢首并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宜稍

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

精忿與濬萬州司戶尋賜死范氏曰殺諫臣者其國必

亡故侯昌業孟昭圖常濟皆以諫死而唐亡之兆著矣

何必天變慧字之為妖乎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人君

不惟棄其言而又戮其身不祥莫大焉此其國所以為

八月以趙犖為蔡州節度使秦宗權攻鄰道

唯陳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犖自與宗權戰宗

權不能屈詔以犖為蔡州節度使犖德朱全忠之援凡

所調發無王緒前鋒將擒緒奉王潮為將軍

不立至

至王潮兄弟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死者

唯王潮兄弟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死者

法之軍設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潮等曰人皆有母

未朝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乎緒怒命斬其

母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

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

緒

緒

緒

緒

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及氣贊魁岸者皆殺之。衆皆自危。行至南安。潮說其前鋒將伏壯士。篋竹中。所過。秋毫無犯。行及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請。冬十月。田令孜遣朱

攻李昌符攻河中。李克用救之。十二月。進逼京

城帝奔鳳翔。十月。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

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

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

擒全忠。易矣。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於全忠。克用乃上

言。攻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

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清河北。計二鎮不近京城。

保無驚擾。還滅全忠。以雪讎耻。上遣使者諭。賊蓋同

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殺近

侍。聲云。克用所為。於是京師震恐。令孜遣玫。昌符將本

軍及神策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討王重榮。重榮發

兵拒之。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二月。與重榮俱

塵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

二月。合戰。玫。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奉天子章

午丙

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劫帝如寶雞。

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

榮同表請上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令孜引兵入

宮。劫上幸寶雞。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

承旨杜讓能獨追及之。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

百官。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召

亟迎車駕。致引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請宰相宣詔。蕭
道。裴徽以令致在上側。薛蔭不見。緯令臺吏趨百官赴
行在。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誣謂曰。布衣觀
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而臣子累召不往耶。舊
史請辨。裴數日而行。緯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朱致
且請不顧。諸君善自為謀。請從此辭。遂復走行在。朱致

李昌符追逼車駕。帝復走入大散關。通乘與銜

鼓之。聲聞於行宮。田令致奉上發寶雞。神策軍使王建
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後建
使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焚閣道。文餘將摧折矣。
王建拔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致攻散關不克。嗣
襄王湯肅宗之玄孫也。為致所得。與之俱還鳳。二月
翔克用還太原。重榮與致昌符表請誅田令致。二月
至興元。朱致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
險要。燒郵驛。上由它道以進。山谷崎嶇。鄂軍

迫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君涉棄鎮走鳳翔。有
官蕭邁等罪狀田令致。及其黨韋昭度。請誅之。詔加王
重榮應接糧料使。調其穀十五萬斛。以繼國用。重榮表
稱令致未誅。不奉詔。詔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遙領壁
州刺史。將帥遙。三月。以孔緯杜讓能同平章事。○
領州鎮自此始。

陳敬瑄殺東川節度使高仁厚。○夏四月。朱致

奉襄王煜權監軍國事。還京師。以鄭昌圖同平

章事。朱致以田令致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

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能復京城。主上更以勤王之

為救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墮網紀。騷擾藩鎮。石亂生禍。

攻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
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闕寺

皇極同目五二

之手哉。李氏子孫尚多。相公蓋改圖以利社稷乎。遂曰。主上無大過惡。正以令致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近日初無行意。令致陳兵帳前。迫脅以行。足下盡心王室。正宜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遂不敢聞命。致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遂逼鳳翔。百官奉裏王燼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帥百官奉燼還京師。使還鄭昌圖為之。以昌圖同平章事。田令孜自為西川監軍。今致自知不為天下所容。乃薦楊復恭為中尉。自除利州。五月。朱致以蕭遘為太子太保。遘遂辭歸。永刺史。子蒙塵。雖外諸侯猶當奔問官守。况輔弼大臣乎。田令孜有寵用事久矣。蕭遘未嘗為上極言。令致敗國致寇之罪。亦安可望帝自寤。而悻悻不從乎。雖不預廢立。辭撰冊文。而亦受其官保之命矣。慶君臣之際如此。乃敢

以辭疾自全。朱致自加侍中。以裴澈判度支。高駢

兼中書令。呂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朱致承

封拜以悅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牒勸進。呂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已。不復咨稟。駢頗疑之。欲奪其權。而無如之何。用之亦懼。訪於其黨鄭杞。杞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

六月。詔扈蹕都將楊守亮與王重榮李克用

共討朱致。初。李昌符與朱致謀立襄王。既而致自為

兵五萬追乘輿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與元從官衛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為計。杜讓能曰。楊復先與王重榮同破黃巢。相親善。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上從之。重榮即聽命。表獻絹十

為匹。且請討朱致以自贖。襄王焜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已晏駕。吾為藩鎮所推。今已受冊。克用大怒。其大將蓋寓因說曰。鑿與播遷。天下皆歸。於我。今不誅朱致。黜李焜。無以自渝。洗克用從之。焜詔書。因使者遣使上表。移檄進討。詔復恭假子扈。蹕都將楊守亮。將兵二萬出金州。與重榮克用共討朱致。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致合。人情恟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為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殺侯三輔。事寧。別有進止。

鹿晏弘○朱致遣王行瑜寇興州。詔神策都將

李茂貞拒之。茂貞博野人。宋文通也。以功賜姓名。以周岳為武安軍

節度使。衡州刺史周岳發兵攻潭州。閔勗招淮西將黃皓入城共守。皓遂殺勗。岳攻拔州城。擒皓

殺之。詔更其軍號以岳為節度使。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卒。以

其子匡威為留後。○王潮陷泉州。潮拔泉州。殺廖彥若。聞觀

察使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為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

王緒自殺。冬十月。朱致立襄王焜稱帝。改元。○十一

月。董昌取越州。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遂將兵攻克之。劉漢宏走

台州。刺史杜雄執送昌。斬之。昌遂徙鎮越州。以鏐知杭州事。十二月。王行瑜還長

安。斬朱致。焜奔河中。王重榮殺之。傳首行在。

恭傳檄關中曰。得朱致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敗。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昌若與汝曹斬

政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邪寧節錢乎衆從之遂引兵歸
長安致怒責之曰汝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
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裴澈鄭昌圖
奉襄王奔河中重崇詐為迎奉執焜殺之百官死者殆
半焜首送行在刑部請御南門獻餞百官畢賀太常
博士靈盈孫曰焜為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為罪耳
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今焜已誅宜廢
為庶人而葬其首其獻餞稱賀之禮請俟朱致首至而
行之孫儒陷河陽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
從之儒將兵攻陷鄭州進陷河陽儒自稱節度使張全義揚
懷州李罕之據天平牙將朱瑾逐秦寧節度使齊
克讓而代之瑾將襲兗州乃求昏於克讓而盛飾車
服私載兵甲以赴之親迎之夕甲士竊

發遂克讓而代之

丁未

三年春正月以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李茂

貞領武定節度使楊守亮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以董昌為浙東觀察使錢鏐為杭州刺史○

二月流田令孜於端州今孜依陳敬壇竟不行代北節度

使李國昌卒○三月誅偽宰相蕭遘鄭昌圖裴

澈時朝士受焜官者甚衆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
拒朱致之言有罪狀田令孜之奏有不撰偽冊棄官歸
承樂之節若裴鄭則身相襄王其事有聞矣杜讓能為

餘人力爭而不為違區別。惜哉。以愚考之。違之死。由令
殺韋昭度也。違在鳳翔。罪狀令殺。并及昭度。此讓能所
以不能。車駕至鳳翔。過。恩賞必疎。乃以官室未完。前
請駐蹕府。鎮海軍亂。節度使周寶奔常州。親募
舍從之。千人號後樓兵。倍其稟給。軍中皆怨。而後樓兵浸驕。不
可制。寶弱於聲色。不親政事。有言軍中怨望者。寶曰。亂
則殺之。軍將劉浩帥其黨作亂。後樓兵亦叛。利州刺史
寶奔常州。迎度支催勸使薛朗。入為留後。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
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材遠略。
不能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
而誰。然葭蒨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刺史
揚茂實。不惰職貢。若表真罪。與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

王建襲閬州而據之

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

建從之。召募漢洞酋豪。有衆八千。公嘉陵江而下。襲閬
州。遂茂實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部將張廈
諫。說建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部將慕女
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從之。夏。四

月。淮南都將畢師鐸等發兵討呂用之。克揚州。

用之亡走。師鐸執高駢而幽之。高駢遣畢師鐸將

權。師鐸與呂用之有隙。疑懼不自安。謀於腹心。皆勸師

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

天不假手於我。誅之邪。淮寧軍使鄭漢章亦素切齒於

用之。師鐸乃夜與百騎潛詣之。漢章大喜。發兵千餘人

從。師鐸至高郵。與鎮遏使張神劔。割臂。酒飲之。推師
鐸為行營使。移書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之
意。神劔請留高郵。師鐸漢章前至廣陵。城中驚擾。用之
斷橋塞門。為守備。而不以告駢。駢聞。喧譟聲。左右乃以

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師。之。眾。思。歸。為。門。衛。所。逼。適。已。隨。宜。區。處。儻。或。不。已。正。煩。玄。女。一。力。侍。中。用。之。慙。懼。而。退。師。鐸。遣。孫。約。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為。帥。駢。命。用。之。遣。一。大。將。以。手。札。諭。師。鐸。等。用。之。以。諸。將。皆。仇。敵。恐。不。利。於。已。遣。所。部。許。戡。往。師。鐸。始。亦。望。駢。遣。舊。將。勞。閭。得。以。具。陳。用。之。姦。惡。見。戡。至。大。罵。斬。之。射。書。入。城。用。之。焚。之。擁。甲。入。見。駢。大。驚。曰。汝。欲。反。邪。命。驅。出。自。是。高。呂。判。矣。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驅。縛。登。城。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駢。遣。師。餉。之。莫。知。所。處。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駢。遣。師。鐸。幼。子。喻。師。鐸。師。鐸。恩。請。以。妻。子。還。曰。令。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將。兵。三。千。助。師。鐸。攻。羅。城。克。之。用。之。亡。走。駢。保。子。城。師。鐸。縱。兵。大。掠。駢。命。駢。備。與。師。鐸。相。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師。鐸。廣。副。便。承。

刺。如。左。僕。射。鄭。漢。章。等。遷。官。有。差。都。虞。候。申。及。說。駢。曰。運。黨。不。多。諸。門。尚。未。有。守。者。令。公。及。此。夜。出。發。諸。鎮。兵。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駢。猶。豫。不。從。明。日。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遣。使。趣。秦。彥。過。江。或。說。師。鐸。曰。僕。射。曷。者。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橫。高。公。說。不。能。區。理。故。順。眾。心。為。一。方。去。害。今。用。之。既。敗。軍。府。靡。然。僕。射。直。復。奉。高。公。而。佐。之。但。摠。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則。外。有。推。奉。之。名。內。得。兼。弄。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如。何。以。此。功。業。付。之。他。人。不。若。亟。止。秦。司。空。被。上。肉。耳。秦。不。從。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求。之。不。復。見。既。不。宣。軍。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師。鐸。獲。諸。葛。屢。之。秦。宗。權。殺。之。迎。駢。入。道。院。并。收。其。親。黨。十。餘。人。幽。之。

攻汴州朱全忠拒擊大破之

秦宗權悉力攻汴州朱全忠忠兵少以朱

環為淄州刺史募兵於東道環至淄青旬日得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還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

時蔡兵數萬環汴城列三十六寨全忠謂諸將曰彼未

如來跡之至宜出其不意擊之乃自引兵攻之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為神宗權自引精兵會之全

忠求救於兗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全

忠以四鎮兵攻宗權大破之宗權宵遁全忠深德朱瑄

兄事之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號者陳宗權

敗皆棄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

宣州觀察使秦彥入揚州廬州刺

史揚行密引兵攻之初呂用之詐為高駢牒署廬州

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

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

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

起

之



之行密從之至天長用之及張神劍皆以其眾歸之會

秦彥將兵三萬入廣陵自稱權知節度事行密遂帥諸

軍拔廣陵彥閉城自守遣秦稠出戰敗死士

六月李

昌符作亂敗走以李茂貞為招討使討之天威

都頭

楊守立與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毆帝命中使諭之不止

昌符遂擁兵燒行營守立與戰昌符敗走保龐州詔遣

代之

重禁用法嚴末年尤甚牙將常行儒作亂攻重

祭設之制以其弟重盈為護國節度使

後以奪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為河南尹

孫儒既去河陽李罕之召張全義於澤州與之收合餘

衆罕之據河陽全義據東都共求救於河東李克用表

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荐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管放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今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羨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石四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賜以茶綠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飢，遂成富庶焉。

李茂貞平隴州李昌符伏誅詔以茂貞為鳳翔

節度使○朱全忠取曹州全忠欲兼兗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已攻之

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遣其將朱瑄萬從周襲曹州瑄之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於劉橋殺數萬人瑄瑄

僅以秦彥遣兵擊楊行密大敗而還秦彥悉出城中兵萬

二千入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行密安卧帳中曰賊近告我諸將以眾寡不敵欲還李彥

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眾寡且大軍至此去將安歸彥願為前鋒保為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糶米於一寨使

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寨縱掠伏兵四起

俘斬殆盡自是秦彥九月以張濬同平章事○秦彥

殺高駢高駢在道院左右無食秦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為厭勝外圍益急恐駢黨為內應

乃殺駢并其子弟甥姪同坎壘之揚行密聞之帥士卒
錫素向城大哭三日駢之在成都殺突將也有一婦人
臨刑駢手大罵曰我必訴于上帝使汝它日舉家屠滅
如我今日至是卒如其言胡氏曰高駢之事豈非佛氏
所謂輪迴果報者乎曰似之而非也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若駢所得猶未是以償數千人之怨纔足以見
天道好還之不差忒耳若夫輪迴之說謂死於此生於
彼今世為人後世為異物負怨於陽明之界而取償於
幽陰之府則無是理也行密起兵赴難於義已得又能
舉軍縞素向城大臨雖冬十月朱全忠拔濮州進
非其誠亦假仁之舉也

攻鄂州○楊行密克揚州廣陵城中無食草根木
實皆盡以葶泥為餅食

之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流血滿
市部將張審威帥麾下登城啓關納外兵守者皆不關

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妖尼奉仙至是問計奉仙曰走
為上策乃奔東塘行密入城改殞駢及其族城中遺民
纒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行密輦
西寨米以賑之自稱淮南留後十一月秦宗權遣

孫儒攻揚州屠高郵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
人度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

孫儒為副張佖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抵
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秦彥畢師鐸引兵與合未幾宗

權不宗衡等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
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殺之傳首於全忠分兵掠鄰

州衆至數萬以城下乏食還襲高郵張神劍逃歸揚州
儒屠高郵行密殺神劍而阮其衆又恐孫儒乘勝取海

陵命鎮遏使高霸帥其兵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
民悉歸府城凡數萬戶

節度使張朝廷以淮南久亂以全忠兼節度使全忠遣
張朝廷以淮南久亂以全忠兼節度使全忠遣

以李璠為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先進為都統。顧不得淮南。而全忠得之意。其恨望全忠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汴始構怨。全忠多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為。惟館驛巡官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之。王建攻成都。不克。退屯漢州。王建既據閬州。東川數遣使問饋。陳敬瑄恐其合兵圖己。謀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遣使召之。建大喜。留其家於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與從子宗鏡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俱西。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勣謂宗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彼安肯為公下乎。敬瑄悔。遣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拔漢州。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為願公所疑。進無歸矣。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羅拜曰。今既無歸。

且辭阿父作賊矣。彥朗發兵助之。急攻成都。三日不克。退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詔遣中使和解之。不從。楊

行密斬呂用之。呂用之在天長也。給楊行密曰。用

願備麾下。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

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腰斬之。怨家剝裂立盡。發

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脅。桎梏而釘之。張守一亦

歸行密。復為諸將合仙舟。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

殺之。胡氏曰。呂用之罪固大。而楊行密久留不殺。何

也。用之嘗詐謀行密為司馬。又以其眾迎之于天長。此

行密所以不殺歟。夫天下之惡一也。用之既誤高駢。有

如舉城以授行密。行密亦當數其罪惡。肆諸市朝。以謝

揚士。乃懷其私惠而容貸之。及責餉不效。然後施刑。向

使。得金其勢必將不死。是行密喜怒生殺。皆以利行。夫

豈仗大義圖霸業之道哉。桐人桎梏世所謂祝詛也。或

見高駢受誅。必以為驗。彼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又誰

詛厭者哉。苟明乎理。則不以此為惑矣。十二月。秦宗權陷荆南。張瓌將王建肇守城而去。遺民纜數百家。錢鏐取潤州。

文德元年春正月。孫儒殺秦彥舉師鏗。鄭漢章

彥等之歸孫儒也。其眾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為儒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併死。乃誣告彥等潛召汴軍。儒殺彥等。以

宏為馬軍使。以朱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

蔡將石璠寇陳亳。朱全忠遣朱珣葛從周將兵擊之。詔以全忠為都統。代時溥。諸鎮兵皆受節制。二月。

以楊行密為淮南留後。張廷範至廣陵。楊行密厚

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逃歸。曰。行密未可圖也。乃奏以為留後。

帝至長安。魏博軍亂。逐其節度使樂彥禎。推

牙將羅弘信知留後事。魏博節度使樂彥禎驕泰

苦其役。子從訓凶險。聚亡命為親兵。牙兵疑之。籍籍不

安。從訓逃出。彥禎以為相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

兵金帛。交錯於路。牙兵益疑。彥禎懼。請避位為僧。衆推

牙將羅弘信知留後事。弘信引兵出。與從訓戰。敗之。

張全義襲河陽。李罕之奔澤州。初罕之與全義刻

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奉之。罕之

日。此田舍一夫耳。屢求殺帛。全義皆與之。小不如所欲。輒械主吏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竭力奉之。罕之

益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為資。至是悉眾攻。罕之

州降之。進攻晉州。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

屯兵。夜襲河陽。黎明入之。罕之踰垣步走。全義盡傳其

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
之奔澤州求救於李克用
三月朔日食既○立壽

王傑為皇太弟帝崩太弟即位
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

詔立傑為皇太弟監軍國事
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入

居少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
上崩遺制太弟即位更名

敏以章昭度攝冢宰昭宗體貌
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

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
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

夢想賢豪踐祚之始中外忻
忻焉范氏曰宦者利於幼

弱欲專威權以長而立則已
無功故必有所廢置謂之

定策夫立君以為天下而宦
者以私一已既以援立為

功未有不亂夏四月孫儒襲
揚州陷之

國家者也密將奔海陵袁襲
勸行李克用遣兵攻河

陽朱全忠救却之助李罕之
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

守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丁
會等將兵數萬救河陽李

存孝戰敗君立懼引兵還全
忠表會為留後張全義復

為河南尹全義德全忠出已
蓋心附之給其糧仗李罕

之為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
專以寇鈔為事自陳孟晉

終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
令長羅弘信殺樂彥禎

及其子從訓詔以弘信知魏
博留後○以郭禹

為荆南留後郭禹擊荆南逐
其帥王建肇詔以禹為

屬精為治撫集彫殘通商務
農晚年殆及萬戶時藩鎮

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為
事獨華州刺史韓建相

流費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
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

五月朱全忠擊蔡州克其外城全忠既得洛孟無西顧之憂乃大發

兵擊秦宗權大破之克北關門宗權守中州全忠分諸將為二十八寨以環之六月以韋昭

度為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使陳敬瑄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

建以成都尚彊欲罷兵周庠慕母諫以為不可請據州為根本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尊則衆心易離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為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周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

國求邛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它鎮以靖兩川初黃巢之亂上為壽王從幸蜀徒行疲乏卧礮石上

田今致自後至以鞭挾之使前上心銜之及即位使監西川軍令致不奉詔上方憤藩鎮跋扈欲以威制之會

得彥朗建表以令致所持者敬瑄耳乃以昭度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為龍武統軍秋八月

揚行密圍宣州揚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彊食足

未易圖也趙鏐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江侵其境

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鏐必矣行密從之鏐將蘇塘等出戰大敗行密遂圍宣州朱全忠

遣兵擊徐州大破其兵遂取宿州○冬十月葵

靖陵○十二月蔡將申叢執秦宗權以降○以

王建為永平軍節度使削陳敬瑄官爵陳敬瑄

開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備之詔割邛蜀益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為節度使削敬瑄官爵

昭宗皇帝龍紀元年春正月以劉崇望同平章

事○王建攻彭州陳敬瑄遣兵救之大敗初感

度使楊晟為王行瑜所逐景興鳳走據文龍成茂四州

田令孜使守彭州王建攻之陳敬瑄使眉州刺史山行

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秦宗權伏誅○三

月進朱全忠爵東平郡王○夏六月李克用拔

磁洛殺孟方立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

兵數萬拒之大敗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將

將不為用懼飲藥死弟遷素得士心眾舉為留後來

於宣武朱全忠遣大將王以楊行密為宣歙觀察使

虔裕將精甲數百赴之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

揚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

遂趙錕錕將奔廣陵田頰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

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困為粥以

食餓者錕將周本勇冠軍中行密以為裨將錕既敗左

右皆散惟李德誠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詔以行密為

觀察使朱全忠與錕有舊遣使求之袁襲勸行密斬首

還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秋七月朱全忠攻

徐州不克引兵還全忠遣朱珣攻徐州拔蕭縣據之

初感

景興

秦宗

李罕

李存

將

來

思

思

思

思

思

思

思

思

思

思

思

帝紀園立

上將紀園立。故事。中尉樞密皆經衫侍從。傳宗之世。已具綱筭。至是。又本有司制。

服。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為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

等所論至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官

始服。錫佩侍祠。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侍

張。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

極。是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

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

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與禁兵。或

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

豈反邪。上曰。然則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

復恭。假子天威。軍使守立。勇冠六軍。上欲討復恭。恐守

立為亂。謂復恭曰。朕欲得守立。在左右。復恭見之。上賜

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暮年。擢至天武都頭。俄

加平章事。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

節不悅。它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為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

不敢復言。朱全忠求領鹽鐵。緯謂進奏吏曰。十二月。田

令孜殺劉巨容。巨容能燒藥為黃金。田令孜求其

方不與。恨之。至是殺巨容。滅其族。

大順元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李克用拔邢

州。王建攻邛州。王建攻邛州。王建攻邛州。王建攻邛州。

二月。楊行密取潤州。李克用攻雲州。兵攻雲州。

庚戌

州克其東城防禦使赫連鐸求救於盧龍李匡威將兵三萬赴之克用引還以楊行密為

寧國軍節度使○夏四月詔削奪李克用官爵

屬籍以張濬為招討制置使會諸道兵討之

鐸李匡威請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為國患臣請與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初張濬

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致而薄復恭復恭

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

功名為已任每自比謝安裝度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

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

上乘其名而用之它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

之上從容與濬論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

上於是募兵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請討克用上命三

劉崇望亦以為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搆復恭乃曰先帝

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

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也但乞

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

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

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

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

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上以二相言協僨僨從之曰

茲事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乃以濬為河東行營都招討

制置使孫揆副之濬奏給事中牛徽為行營判官徽曰

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為英武之舉橫挑豎寇吾見其顛

沛也遂以衰疾固辭濬發京師言於上曰侯臣先除外

憂然復為陛下除內患揚復恭竊聽聞之錢濬於長

坂屬濬酒濬辭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錢專征作豎邪濬

曰侯平賊還方作態耳復恭

益忌之濬會諸道兵於晉州

昭義軍亂殺留後李克

用

昭義軍亂殺留後李克

用

昭義軍亂殺留後李克

恭朱全忠取潞州李克用遣兵圍之詔以孫揆

領昭義節度使初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節

疾薨克用表其弟克恭為留後克恭驕恣不曉軍事

院將克用將圖河朔令克恭選五百人送晉陽克恭遣

其將馮霸部送至銅鞮霸劫其眾以叛牙將安居受帥

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克用遣康君立李存

孫領昭義節度使六月以朱全忠為宣義節度

使更名義成秋八月李克用執招討副使孫揆以

為汴人所據使揆將兵二千趣潞州八月發晉州李存

範獻於克用克用欲以揆為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

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用怒命鋸之不

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

夾而鋸之至九月朱全忠遣兵圍澤州李克用養

子存孝與戰破之復取潞州呼李罕之曰相公每

恃河東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州自日之間

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存孝至選精騎五

百繞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



考為汾州刺史。存孝以不得昭義憤恚。始有叛志。李匡威攻蔚州。李克用

養子嗣源擊走之。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

以口擊賊。嗣源但止。王王建克邛州。邛州刺史毛湘本

手擊賊耳。衆漸而止。王建克邛州。因令攷魏。王

不忍負。食盡。救兵不至。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

後。繕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蜀雅。引兵還成都。冬十月。

王建取蜀州。李克用遣兵拒官軍於趙城。官

軍潰。張濬韓建遁還。官軍出陰地關。克用遣李存

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其營。存孝設伏以待之。

建兵不利。靜難風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

與韓建閉城拒守。存孝攻晉州三日。詰其衆曰。張濬宰

相。傳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

用遣韓歸範歸附。表訟寃。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

靡勳。翦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罪。則

佩白王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為臣罪。則

誅此臣豈無辭。今張濬既已出師。則臣固難束手。已集

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鬪。若其不勝。甘從

於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侯。鉄質表至。濬已敗。朝廷震

恐。濬建至河陽。撤屋為柵。以濟師。徒失亡殆盡。是役

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遣兵

徐鄆鎮魏。倚河東為扞蔽。皆不出兵。未交而孫揆破

擒楊復恭復從中阻復置昇州

二年春正月朱全忠攻魏博羅弘信拒之不克

請和全忠乃還初全忠假道于魏以伐河東羅弘信不許乃自黎陽濟河擊魏丁會葛從

周取黎陽臨河虜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全忠自以軍繼之弘信軍于內黃全忠擊之五戰皆捷弘信懼還

使厚幣請和全忠乃孔緯張濟罷以崔昭緯徐彥還魏博自是服於汴

若同平章事○貶孔緯張濟遠州刺史復李克

用官爵李克用上表曰張濟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

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於是再貶濟復克用官爵

使歸晉陽楊復恭遣人劫孫儒攻宣州孫儒盡舉汴

孔緯於長樂坡資裝俱盡蔡之兵濟江

轉戰而南楊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臺蒙

宣州東溪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臺蒙

將五百人屯溪西蒙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徒立以為

大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漂水行密使將李神福帥

精兵襲之俘斬千人朱全忠遣使與行密約共攻儒儒

恃其強移牒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侯平宣汴當

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於是悉焚揚州廬食二月加李

克用中書令貶張濟繡州司戶張濟奔華州張韓

於朱全忠全忠表訟其冤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范氏

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

詰全忠與諸鎮以請討克用則遣從之有功者見討有

罪者不誅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由張濟為此

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和扁救之。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

速其死乎。三月復陳敬瑄官爵。詔顧彥朗王建罷兵

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以王師範

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故有是命。以王師範

為平盧節度使。師範初為留後。隸州刺史張瞻不

以擊梓州。弘引兵還。攻師範。師範使人迎之。仍請避

弘以師範年少。信之不設備。師範密謂小校劉鄩曰。汝

能殺弘。吾以汝為大將。弘入城。師範伏甲而饗之。鄩殺

弘於座。師範慰諭士卒。自將以攻隸州。殺瞻。以鄩為

步副都指揮使。詔以師範為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每

本縣令到官。師範輒備儀衛往謁之。命客將挾令坐聽

事。自稱百姓拜之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夏四月。彗星

見。救天下。善星出三台。入太微。長十丈餘。胡氏曰。天

則人事動乎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作乎上。所以然者

天一人一理。上下同流。故也。是以為君者。必備大人之德

以居天位。先天而天不違。則威之者順也。後天而奉天

時。則應之者正也。是以三公。入太微。三台。宰相也。太微。帝庭也。其

象著矣。其戒明矣。使君相仰而察。俯而思。各正厥事。欲

見救天下

善星出三台。入太微。長十丈餘。胡氏曰。天

王建逐韋昭度還攻成都

成都

人各勵其芒氣。以掃。王建逐韋昭度還攻成都。成都

城中乏食。棄兒滿路。餓殍狼籍。吏民多謀出降。敬瑄

捕其族黨誅之。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

之。周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於是建

表敬瑄令收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復詔昭度曰。

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桓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癢。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以印節授建。即自東還。建送之出劍門。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急攻成都。五月。孫儒遣兵據滁和。楊行環城蜂壘。亘五十里。

密攻克之。○秋七月。李克用攻雲州。克之。○王

建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陳敬瑄巡內州。縣率為

建曰。老丈。昂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儻太師改圖。建復何求。是夕。令致自携印節。詣建。管授之。建泣謝。請復為父子如初。敬瑄開城迎建。建下令。禁焚掠。自稱西川留後。初。敬瑄之拒命也。令致欲盜其軍政。謂曰。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於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已。以至於亡。敬瑄寓居新津。建以一縣租賦贍之。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九

月。以楊復恭為上將軍。致仕。制朝政。諸假子皆為

節度使。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上舅王環求節度使。復恭不可。環怒詬之。復恭奏以為黔南節度使。至枯柏津。覆諸江中。上深恨之。李順節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從之。使者致詔。冬十月。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還。復恭潛刺殺之。

冬十月。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還。復恭潛刺殺之。使。建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材。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楊復恭謀反。遣天威都頭李順節討之。復恭走

興元。與楊守亮等舉兵拒命。營。假子守信。王

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上御安喜門。命李順節將兵攻其第。不克。禁軍欲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衛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衆皆曰：諾。遂從而東。守信兵望見潰走。守信與復恭擊其族。遂與李元。與楊守信亮等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為名。李克用攻王鎔。大破之。拔臨城。○朱全忠取曹州。全忠取曹州。徐之驍將劉知俊。十二月。殺天威都頭李順節。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常以兵自隨。中尉劉景宣。賀孫儒攻宣州。孫儒引兵逼宣州。屢破楊行密。二兵。孫儒以兵。楊守亮執中使寇梓州。王建遣兵救。

之道。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以其弟彥暉代之。道中使宋彥暉求救於王建。建遣其將華洪等救之。而密謂諸將曰：汝等破賊。彥暉必犒師。因報宴而執之。無煩再舉也。

洪等破守厚。走之。彥暉犒師。及將報宴。王宗弼告之。彥暉以疾辭。守亮又欲自金商襲京師。均州刺史馮行襲

逆擊大破之。詔以行襲為昭信防禦使。治金州。福建觀察使陳巖卒。巖疾

使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卒。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己為留後。發兵拒潮。

景福元年春二月以李茂貞為山南西道招討

使。先是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王行

復恭請出兵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聽。茂貞行瑜

擅舉兵擊興元。表請不已。遣杜讓能西門。君遂書。陵茂朝廷。上意不能容。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不敢言。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貞誠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乃從。

王鎔李匡威攻堯山。李克用遣兵擊破之。

○朱全忠擊朱瑄瑄擊破之。孫儒圍宣州。○楊行密取常潤州。○以時溥為太子太師。溥不奉

詔。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獲。堯鄆甚。請和於全忠。全忠曰。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溥他鎮。詔以溥為太子太師。溥恐全忠詐而殺之。

奉詔。不。三月。以鄭延昌同平章事。○李克用王處存攻王鎔。鎔擊敗之。○夏。四月。以錢鏐為武

勝軍防禦使。楊行密取楚州。時溥遣兵南侵。至楚

州。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

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

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

規曰。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及自儒軍來降

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

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謐。安得不敷。行密悅。從之。至是。屢破儒兵。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

大衆行密縱兵擊之。儒軍大敗。田頌擒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於行密。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南走。此至洪州。衆十餘萬。行密帥衆歸揚州。表田頌守宣州。安仁義守蜀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蓋州。及經秦畢孫揚兵火之餘。江淮王建国彭州王建國下諸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停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屬諸將。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屬也。陳田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思揚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將又有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洶虜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

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洶虜。三乞置招安寨。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乞土宜麻。民未入山。多漚歲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胡氏曰。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爲賢材。難知。恐其遺也。取之廣。然後賢材不在下。而皆在上。賢材在上。則下受其賜。而亂無自起矣。王先成走卒也。王建得之。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材之隱伏於塵土。草茅。可勝計哉。是宜表而用之。俾盡見其所長。而建不能宜所就之秩劣也。夫古人取材之道。惟患其不廣。而或或者顧以詞藝任子。欲得天下之士。使有實而無文。

地寒而族冷者。李茂貞取鳳興洋州。○秋八月。以

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

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

廩賜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陳四鄰

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

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

若悉我所有而鄰道所無者相與貿易以給軍用而選

守令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額聞之

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技皆非所長而寬

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

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能以勤儉足用非

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賦李茂貞取鹽元

未及數年公私富庶樂復承平之舊李茂貞取鹽元

楊復恭守亮等奔閬州○冬復以時薄為感化

節度使○以李存孝為邢洺磁節度使初邢洺

李存孝與存信俱為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

用存孝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存信從中沮

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堯山存孝救之不克存信請之

存孝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

州自歸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孝為節

度使不許會兵胡氏曰存孝雖非克用真子固為父子

久矣一旦叛父請兵討之將何有於君昭宗宜因其

却其表下詔訓勵仍責鎮許以不當結納之義則一舉

而克用心服鎮許內愧存孝無所容而綱紀振矣今

不許會師而賜之旌鉞是教子叛父也子可以叛父

獨不可以十一月朱全忠遣兵取濠泗濮州遂

擊徐州○十二月初行景福宗玄曆○王建遣

兵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

二年春正月以李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茂

貞不奉詔茂貞自請鎮興元故有是命李克用擊

王鎔李匡威救之克用還攻邢州李克用圍邢州

克用怒進擊鎔大破之遂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之又

乞師於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李匡威亦

引兵救鎔敗河東兵於李匡威為弟匡籌所逐奔

鎮州匡威之發幽州也家人會別以弟匡籌之妻美時

兵匡威舉漢鎔迎以柳玭為瀘州刺史柳氏自公

相官官惡之故久謫於外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

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

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

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材人未之信小有疵謫

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齊梁子弟學宜加勤

行宜加勵僅夏四月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請建

得此他人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屬

翔書皆發之使判官馮涇草表奏之曰開押出虎孔宣



當而下詔獎其為國督奸之志而許之。豈不賢哉。建寧
後而不請哉。而猶且不許。倒授之柄。耶宗宜辭而不辭
之過。朱全忠拔徐州時溥自殺。先是朱全忠遣其
子友裕圖並城時

溥全忠出使。友裕閉壁不戰。都虞候朱友恭請友裕於全
忠。全忠怒。使龐師古代之。友裕大懼。以二千騎逃入碭
山。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全
忠將斬之。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衆。東身歸罪。無
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夫人多智略。全忠敬憚之。錄

軍府事。時與之謀議。或將兵出至中塗。夫人以為不可
遣。徐介不取。全忠立為之返。龐師古攻佛山寨。拔之。自
是徐介不敢出。全忠遂自將如徐州。師古拔彭城。時溥
舉族登鷲子樓。自焚死。全忠以宋州刺史李匡威劫

王鏐鎮人殺之。李匡威為王鏐完城。擊繕甲兵。訓士
卒。潛謀奪鎮州。陰以恩施悅其將士。

王鏐在鎮人愛之。不徇巨威。巨威忌日。鏐弔之。巨
威素服哀甲。伏兵劫之。鏐趨抱巨威曰。鏐為晉人所困。
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巨威以為不

然。與鏐駢馬入府。會大風雷雨。屋瓦皆振。巨威入門。鎮
軍閉之。有署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巨威。甲士挾
鏐登屋。共攻巨威。幽州將劉仁恭攻李匡威。不克。

奔河東。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會李匡威立。戊
卒奉仁恭為帥。還攻幽州。不克。仁恭奔河東。

李克用五月王潮取福州。范曄驕侈失衆心。王潮
厚待之。以從弟彥復為都統。弟

審知為都監。將兵攻福州。經年不下。白潮罷兵。潮報曰。
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彥復等懼。親
犯矢石。急攻之。城中食盡。曄棄城走。為將士所殺。潮入
福州。自稱留後。素服奠陳巖。以女妻其子廷晦。厚撫其

家汀建州降。閏月以扈蹕都頭曹誠等為諸道

節度使。時李茂貞跋扈。上以武臣難制。欲用諸王。代之。故誠等四人皆加恩。罷兵。命赴鎮。秋

七月王鎰救邢州李克用敗之。復與連和。○楊

行密克廬州。先是廬州刺史蔡儔發揚行密父祖墓。遣

密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儔。至是克而斬之。左右請殺

儔。父母冢。行密曰。此儔之罪也。吾何為效之。胡氏曰。父

母冢見發。人子至痛之情也。攻儔斬之。怨可釋矣。儔稱

其犯而報之。然後快。是自為寇也。行密於是知孝道之

輕重矣。宜其能駕馭羣材而霸有一方也。八月以覃王嗣周為京西招

討使。討李茂貞。茂貞恃功驕橫。上表曰。陛下責為

州。不能戰。復恭之一暨。但觀強弱。不計是非。體物錙銖

看人。衡續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應旬服。生靈因茲受

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上怒。決策討之。命杜讓能

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道

在國門。未宜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

但為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

陛下必欲行之。中外大臣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

秋

○楊

遣

行

密

招

為

京

西

招

討

使

茂

貞

為

之用兵之意蓋
堅遂有是命
楊行密取歙州以陶雅為刺史行

遣田頌攻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為刺史
者多貪暴獨池州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為刺

史請聽命行密即以雅為刺史歙
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朱全忠遣兵攻充

州○九月以錢鏐為鎮海節度使○李克用攻

邢州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存孝時出
突擊塹壘不能成河東牙將袁奉勣使人謂存

孝曰大王惟俟塹成即歸晉陽諸將非尚書敵咫尺之
塹安能沮尚書之鋒銳邪存孝以為然按兵不出旬日

塹壘成飛走不能
越存孝由是遂窮李茂貞王行瑜合兵拒官軍官

軍洮潰敗杜讓能雷州司戶
軍王嗣周帥禁軍三

王行瑜合兵六萬軍于盤屋以拒之禁軍皆新募市井
少年而兩鎮皆邊兵百戰之餘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

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茂貞等
陳於臨臯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

請以臣為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敗讓
能梧州刺史再敗雷州司戶斬西門君遂等三人以

韋昭度崔胤同平章事
胤慎由之子也外實弘而

故得為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
以立門戶終為繼郎所壞繼郎胤小字也冬十月

殺雷州司戶杜讓能以李茂貞為鳳翔兼山南

西道節度使李茂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

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
復以茂貞鎮兩道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十

五州以王潮為福建觀察使○楊行密取舒州

○十一月以王行瑜為太師號尚父賜鐵券

求為尚書令章昭度密奏曰太宗以尚書令登大位自

輕議遂十二月朱全忠請領鹽鐵不許請徒鹽

鐵於汴州崔昭緯以為全忠新破徐鄆兵力邵州刺

史鄧處訥取潭州殺周岳初岳殺閔勛處訥聞而

吾與公等咸受僕射大恩今岳殺之吾欲與公等竭力

為僕射報仇可乎皆曰善於是訓卒厲兵八年乃結朗

州刺史雷滿共攻潭州斬岳自稱留後詔以為節度使

乾寧元年春正月李茂貞入朝自衛數日歸鎮

二月朱全忠大破兗鄆兵於魚山○以鄭縈同

平章事縈好詼諧多為歌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為有

告之縈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縈更曰

特出聖意縈曰果如是柰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縈撫首

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

胡氏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

小人敗國大抵坐此鄭縈則自知矣使其力辭不拜誰

李克用克邢州殺李存孝

慎於此也李存孝邢州城中見

軍中莫及常將騎兵為先鋒身被重鎧臂弓髀梁獨勇

鐵樹陷陳。萬人辟易。克用惜其才。意臨刑。諸將必為之請。既而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者。既死。克用為之不視。常事者旬日。又有薛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諸將疾之。常事不得志。密與存孝通。恐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夏五月。劉建鋒馬殷入潭州。殺鄧處。今忠獨感矣。夏五月。劉建鋒馬殷入潭州。殺鄧處。劉建鋒馬殷引兵至醴陵。鄧處訥選其將蔣勛將步。將三萬眾。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謂眾曰。東軍許吾屬還矣。士卒皆歡呼。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王建克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殺處。訥自稱留後。王建克。益州。殺楊晟。王建攻益州。克之。殺楊晟。獲其馬。步使。典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惟鄭延日曰。罷。六月。連死為息。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

以李穀同平章事。尋罷之。

以翰林學士李穀為相。方宣制。知制誥。劉

崇魯出班。掠麻。慟哭。上召問之。對曰。穀姦邪。依附宦官。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穀竟罷為太子少傅。上師。穀為文。崔昭緯恐分已權。故使崇魯沮之。穀十表自訟。醜詆崇魯。嘗慶拜田令孜為未致。作勸進表。慟哭正殿。為國不祥。詔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秋。停崇魯見任。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秋。七月。李茂貞克閬州。鄭縻致仕。縻自以不合。位故。以徐彥若同平章事。八月。楊復恭等伏

誅。李茂貞既復閬州。楊復恭帥其黨出走。韓建獲之。獻

于闕下。斬于獨柳。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獻

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

門生天子范氏曰小人無功猶不可長况其有功何以堪之故小人而有非常之功者國之不幸也復恭姦臣至與天子為離昭宗親戰用大帥而後克之其言不臣如此由其恃我立之功故也豈不足求為戒哉胡氏曰中臣憑恃近君又有兵柄是以恣橫謂人無如已何然表有不自辱者曷若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之為義歟此可以為中人冬十二月楊行密取泗州使朱全忠遣之未監矣

慶曆刺史張諫諫舉州降行密行密遣押牙唐今回持茶萬餘斤如汴宋貿易全忠執令回盡取其茶楊汴始隙十二月李克用攻幽州克之李匡籌等走死

恭敏因蓋寓獻策於克用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攻邢州分兵數千納仁恭不克匡籌益驕數侵河東之境克用怒大舉兵攻匡籌拔武州進圍新州匡籌遣將救之李克用逆戰破之新州降匡籌復發兵出居庸關

克用使精騎夾擊之幽兵大敗匡籌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遣兵攻殺之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

黃連洞蠻圍汀州王潮遣兵擊破之潮遣僚佐

巡州縣勸農桑定租稅交好以劉隱為封州刺史封

鄰道保境息民閩人安之

刺史劉謙卒其子隱居喪賀江土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押牙表刺封州

二年春正月李克用入幽州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歌鼓迎李克用入

府舍克用命符存審劉以陸希聲同平章事○護

仁奉將兵略定巡屬

國節度使王重盈卒王重盈薨軍中請以重榮子

度使張晉州刺史璠舉兵擊珂表言珂非王氏子二月珂上表自陳且求援於李克用上遣中使諭解之

董昌借號於越州

昌為政苛虐。加斂數倍。以充貢獻。由是寵命相繼。求為越王。未

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有詣之者。曰。與為越王。昌大喜。若為越帝。於是民間記言。相率填門。請昌為帝。昌大喜。

集將佐議之。副使黃瑀曰。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大王與於賦畝。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奈何。大王

忽為族滅之計。昌族誅之。又問會稽。今吳錄。錄曰。大王不為真諸侯。以傳子孫。欲為假天子。以取滅亡邪。昌亦

族誅之。山陰令張遂曰。浙東雖領六州。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徒守孤城。為天子笑耳。昌又殺之。遂稱皇帝。錢鏐

遣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及今後悔。尚可及也。昌

不聽。鏐復以李谿同平章事。三月罷。學。復以為

相。崔昭緯與郗岐相結。待天子過。失朝。是機事。悉以告之。谿再入相。昭緯使告行瑜曰。歸者尚書令之命。已行

矣。而韋昭度沮之。今又引李谿為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社太尉之事。行瑜乃與茂貞表谿姦邪。昭度無

相業。宜罷居散秩。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論列不已。谿復罷。以

劉仁恭為盧龍節度使。從李克用。崔胤罷。以王

搏同平章事。○以王珂為護國留後。珂李克用

用表重禁。有功於國。請賜珂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請以珂為陝州。珙為

河中。上報曰。先已。楊行密取濠州。行密攻濠州。拔

允克用之奏矣。李氏子生八年矣。養以為子。其長子溘。懼之。行密謂徐

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溘必不能容。今賜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謂溫

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夏四月罷諸王將兵上以鄴畿多盜至有踰垣

入宮侵陵寢者欲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之論諫上不得已罷之胡氏曰昭宗欲使諸王將兵雖非

而南牙亦請罷之必崔昭緯與郭峻為腹心耳少人之杜讓能忠計則移之李順節出死力去叛奄則戮之

然則人臣何所恃於君父哉昭緯崔胤孔緯張濬各倚藩鎮以為外援蓋懼此也諸臣之罪固大矣致其如此

者誰毀故君不君則臣不臣春秋之義所以端本而清也陸希聲罷楊行密取壽州及連水壽州不

竟將還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改一鼓拔之以延壽權知壽州未幾汴兵數萬攻之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

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延壽悉衆乘之汴兵

走以韋昭度為太保致仕○以劉建鋒為武安節度使

節度使建鋒以馬殷為內外五月制削奪董昌官馬步軍都指揮使

爵委錢鏐討之○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關殺韋昭度李谿

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茂貞皆

為珙請不能得珙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珂與河東昏姻必為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同州刺史行約攻

河中而自與茂貞建各將精騎兵數千人入朝市人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上詰

之曰。卿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為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上與之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隲察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眾心請誅之。上未之許。行瑜等輒殺之。及樞密使康尚弼等數人。請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於陝。王珂於同州。上等許之。李克用聞三鎮犯關。即日遣使發北部兵。期以皆許之。李克用關始三帥謀廢上。立言王保及聞克用起來。月度河入關。始三帥謀廢上。立言王保及聞克用起宿衛京師。與建皆還本鎮。六月。錢鏐遣其將顧全

武討董昌。以孔緯同平章事。張濬為諸道租

庸使。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鎮。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

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為相。臣夕至關。詔和解之。李克用舉兵討三鎮。

秋七月。王行約李繼鵬作亂。帝如石門鎮。李克

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關。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數其罪。行瑜等大懼。克

用軍至絳州。攻拔之。斬刺史王瑤。至河中。王珂迎謁于

路。王行約棄同州走。弟行實時為左軍指揮使。奏請幸

邠州。樞密使駱全瓘請幸鳳翔。上曰。克用已駐軍河中。

就使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撫本軍。勿令搖動。

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謀劫上幸鳳翔。中尉

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為不可。輕離宮闕。向晚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於樓前侍衛。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矢拂御衣。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官門。烟燄蔽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素為兩軍所憚。上急召令入衛。既至。兩軍退。走上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眾繼至。或傳行

瑜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為所迫，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衛。韓建登城呼曰：「僕於李公未嘗失禮，何為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為人臣，逼逐天子，公為有禮，孰為無禮者乎？」會聞邠岐欲迎車駕，乃移兵營渭橋，遣其將李存貞為前鋒，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待衛，遣李存信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園寨，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延王以崔胤同戒，不諭克用，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

平章事○制削奪王行瑜官爵，以李克用為招

討使討之。詔李克用討王行瑜，克用遣其子存勳詣

國之棟梁。它日車駕還京師。李克用表請車駕還京師，從之。時宮室焚

毀，未暇完葺，上寓居尚書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崔昭緯罷。○九月，孔緯

卒。○王建遣兵赴援屯綿州。○揚行密遣兵救

董昌。○冬十月，貶崔昭緯為梧州司馬。○以孫

偓同平章事。○十一月，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

伏誅。河東將李存貞敗邠寧軍於梨園北。李罕之、李

甲五千守龍泉寨。李克用攻拔之。行瑜走入邠州，克用

引兵逼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脅迫來

輿，皆茂貞繼鵬所為，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東身歸朝，

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東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行瑜挈族出走，克用入朱全



忠園兗州

朱全忠遣葛從周擊兗州。自以大軍繼之。兵萬餘人。襲曹州。以解兗州之圍。全忠自中都引兵夜

遣之。比明至鉅野南。及之。屠殺殆盡。擒三將。傳三千人。會大風。驟實。全忠曰。此殺人未足耳。今所得皆殺之。

既而殺存及懷寶。聞環名。禮而用之。瑄瑄告急。十二月。於河東。李克用遣大將史儼。將數千騎。以救之。

王建遣兵擊東川。王建奏顧彥暉不發兵赴難。進

李克用爵晉王

將佐進官有差。克用性嚴急。左右小

有過輒死。無敢違忤。惟蓋寓敏慧。能揣其意。婉辭裨益。

無不從者。克用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克用

常釋之。有所諫諍。必徵近事為喻。由是克用益厚。李克用

還晉陽

鳳翔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

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且言不臣之狀。

行。瑜為甚。茂貞韓建自知其罪。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

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於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

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寧之日。又詔免

用。猶豫未決。蓋寓曰。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

引兵度渭。竊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於朝。况大

入。觀。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飲吾入朝。况大

下。始安。克用遂引兵歸。而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

克用入觀。力陳茂貞不誅。必為後患之意。不然。將在天子。君令有所不受。蕩清岐華。駐師郊畿。釋戎服以見天子。身輔朝政。備明紀律。使東寇不得西略。王室安矣。釋此不為。而區區疲力於幽州。爭地於慈隰。遂使全忠先手。遂移唐祚。晉陽岌岌。幾不自保。此豈非初謀不遠故歟。

三年春正月。蔣勛據邵州。劉建鋒遣馬殷擊之。

勛求邵州。劉建鋒不許。勛乃起兵。閏月。李克用遣李冠相潭。據邵州。建鋒遣殷擊之。

存信將兵救兗。鄆。羅弘信襲之。存信軍潰。用遣

李存信將萬騎假道于魏以救兗。鄆。軍于莘縣。朱全忠使人謂羅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

存信戰衆不嚴。侵暴魏人。弘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存信軍潰。委棄資糧。兵械為數。弘信自是與河東絕。專志

亦州。全忠方圍兗。畏弘信議其後。弘信每有贈遺。全忠必對使者北面拜受之。曰。六兄於予。倍年以長。固非

諸鄰之比。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方。二月。以通王滋判侍衛諸

軍事。○朱全忠遣龐師古擊鄆州。○夏四月。河

漲。○張將毀滑州。朱全忠決為。李克用攻魏州。○武

安軍亂。殺劉建鋒。推馬殷為留後。建鋒嗜酒不

兵。陳贍妻美。建鋒私之。贍殺建鋒。諸將迎。行軍司馬張

信為留後。信將入。馬忽踉齧傷髀。時馬殷攻邵州未下。

信謝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真乃

命也。乃以牒召之。殷至。信肩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

拜賀。復為行軍司馬。代殷將兵攻邵州。五月。董昌

去僭號

董昌使人覘錢鏐兵。有言其疆盛者。輒怒。斬之。昌始懼。去帝號。楊行密取蘇州。以常熟鎮使陸郢

出戰而敗。全武圍之。顧全武進兵。越州。昌

之。昌始懼。去帝號。楊行密取蘇州。以常熟鎮使陸郢

軍司馬。及泣曰。及百口在錢公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

富貴。願以身易百口之死。引佩刀欲自刺。行密遽止之。

錢鏐急召顧全武使備行密。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柰

何。垂克而棄之。請先取。崔昭緯伏誅。昭緯既敗。復

越州。後復蘇州。鏐從之。荆南將許存降于王建

忠。詔遣中使賜昭緯死。及於荆南。將許存降于王建

成。內與其將許存。沂江略地。盡取濱江州縣。以趙武為

不。治州事。日出蹴鞠。內曰。存將逃。先勾足力也。遣兵襲

之。存棄城走。降于王建。建忌存勇略。欲殺之。掌書記高

燭曰。公方總攬英雄。以圖霸業。彼窮來歸我。奈何殺之

建使成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

勇。諫厚。有良將材。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而宗

綰竟不使宗播知其免已也。宗播元從孔目官柳修業

每勸宗播慎靜。以免禍。後遇彊敵。諸將所憚者。宗播錢

鏐克越州。董昌伏誅。全武攻越州。克其外郭。董昌

奉詔。命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而出。全武斬之。

昌在圍城中。貪吝益甚。口率民間錢帛。減戰士糧。及城

破。庫有金帛雜貨五百間。倉有糧三百萬。六月。李克

用攻魏博。朱全忠遣其將葛從周救之。遂擊亮

郭破之。李克用攻魏博。朱全忠召葛從周於鄆州。使

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克用引兵擊之。汴人

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克用引兵擊之。汴人

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克用引兵擊之。汴人

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克用引兵擊之。汴人

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克用引兵擊之。汴人

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克用引兵擊之。汴人

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克用引兵擊之。汴人

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克用引兵擊之。汴人

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克用引兵擊之。汴人

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克用引兵擊之。汴人

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克用引兵擊之。汴人

多鑿坎於陳前戰方酣克用馬躡幾為汴人所獲顧射其將一人斃之乃得免引軍還從周復擊兗鄆兵破之兗鄆屬城皆為汴人所據克用發兵赴之秋七月李

茂貞舉兵犯闕帝如華州初李克用屯渭北李

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鎮貢獻漸踈表章驕慢上自石門還置殿後四軍選補數萬人使廷王戒丕等將之茂貞

遂表言廷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上告急於河東茂貞遂引兵逼京畿軍王嗣周與戰敗績七

月茂貞進逼京師戒丕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華太原上至渭北韓建奉表請幸華州不

許既而上復憚遠適至富平復遣人召建面議去留建至頓首言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遠巡邊鄙

臣恐無復還朝今華州兵力雖微亦足自固西距長安不遠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上乃從之至華州茂貞建

入長安燒俱盡崔胤罷之黨故罷之以陸扈同平章

事八月李克用發兵入援韓建移檄諸道令共

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又曰韓建天下癡物為賊臣弱帝室是不為李茂貞所擒則為朱全

忠所虜耳因奏將王搏罷以朱朴同平章事

與鄰道發兵入援郎中何迎表薦國子博士朱朴材如謝安道士許巖

亦薦朴有經濟材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以用之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為

然以朴為相朴庸鄙迂僻中外大驚九月以王潮為

尋兼判戶部凡軍旅財賦一以委之威武軍節度使○以馬殷判湖南軍府事



高郁為謀主。而長楊行密成。之強。議以金帛結之。郁曰。成。酒不足畏也。行密公之。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為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以崔胤。佳。速。屬兵以修霸業。則誰與敵矣。從之。

同平章事。貶陸康為硤州刺史。胤之罪相韓建之。胤密求援於

宋全忠。且教之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全忠從之。仍請以兵迎駕。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建懼。復奏居。胤為

相。遣使諭止全忠。胤恨。表代。冬十月。以孫偓為鳳

翔四面行營招討使。討李茂貞。茂貞上表請罪。仍獻助修宮室

錢。韓建復佐佑。以王搏同平章事。以錢鏐為鎮

海鎮東節度使。鏐令兩浙吏民上表請兼領浙東。以

劉隱為清海行軍司馬。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

境拒之。封州刺史劉隱襲廣州。斬瑤。具軍

容迎。知柔入視事。知柔表隱為行軍司馬。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二







